詩疑辨證

頃公時矣而列女傳以此詩為宣夫人所作與韓詩外傳言宣姜自誓者相合似為可信但衛自康叔至君角三十七君惟莊公子晉謚宣而宣公夫人前則所烝父妾夷姜也後則所奪子婦宣姜也宣公卒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子女五人夫所謂不可者昭伯而非宣姜也又始不可而非終不可也昭伯為惠公庶兄是宣公之子而非弟并未立為君也列女傳曰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庶又考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

杜注宣姜靈公嫡母則衛果有兩宣姜然皆淫亂之人也詩止於陳靈楚入陳在魯宣公之十一年不應復有昭公時詩耳且劉向上封事引詩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與毛詩說合故朱子雖引列女傳仍不全信其說也朱子注孟子後於詩傳十三年仍用古序當是晚年定論故後儒多從集注而不從集傳胡雙湖獨信朱子詩詞卑順柔弱之語謂即吉甫末章不能奮飛句可見竊正以此言可驗為仁人之詩爾益良禽擇木而棲志士

同姓也故寧以身殉國而託詞路遠鄭康成以此仁人與君同姓故責之以兄弟之道誠見及於此乎孔叢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孔子原不以為婦人之詩云

燕燕篇

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於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蓋以陳在衛南也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坊記鄭注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

以桓公為已子州吁以嬖人之子而弑君之賊母子之恩已絶大義滅親石碏之所以殺石厚也且覆巢之下無完卵殺其子安用其母夫人有君而弑之焉能有母而事之乎況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久矣豈弑君之後反欲親之乎觀燕燕之念先君而謂莊姜欲州吁以子道待已已願以母道往加殊非情理審此當從朱傳

凱風篇

敢當朱備萬又責其不能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其所以教天下之為子者深矣而未免太苛要皆後人議論之詞非經文本義也又孔氏謂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此亦要其終而言也朱子据經為解未補此義使七子作詩之後母竟他適復何足貴雖不能化之於初猶能救之於後殆所謂幹母之蠱者矣孔説不可廢

雄雉篇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意蓋以刺其淫亂如匏有苦葉曰雄雉鳴求其牡亦刺其淫亂小弁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謂求雌之意從毛鄭之說可也黃實夫謂以禽獸喻其君非作詩者之本意故專以為怨曠之詩見識獨高云此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詩自嘆其雉之不若也牧犢子七十無妻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亦此詩怨曠之意也而必歸於刺宣公亦不脫前人窠臼蓋國人之有怨曠不可謂非宣公之過今玩詩詞勤勞國事而曰自詒伊阻欲求善處而曰不忮不求辭氣之間纖毫無懟上之意故王魯齋以為大有學識人

作也王曰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二章從容閒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人也不忮不求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故云爾學者須從此用功可也

雄雉

雉之名見於爾雅者十有五曰鷮雉注青質五彩鷮雉注即鷮雉也長尾走且鳴鳩雉注黃色鳴自呼鷩雉注赤項綠色鮮明疏尚書謂之華蟲秩秩海雉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翟山雉注長尾者鶾音汗雉鶾丁罕切雉注今白鶉也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童曰鞏注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童曰

鷽注即鷽雉南方曰鷽音傳東方曰鶅音緇北方曰鶨音希西方曰
鷷音尊注說四方雉之名又曰翟丁刮切鳩鴪注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歧尾為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又曰鴪注未詳或云即今雉雉之暮子為鷚力救切注晚生者除舊與鸐鷚為諸雉通名伊洛之鷽即鷽共十五雉也左傳五雉為五工正制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預取四方之雉并鷽為五以伊洛土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合為五樊光賈逵以五雉分屬五工邢疏譏其無所憑據今觀詩中言雉者不一不獨

取其有耿介之性（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亦取其有文明之象也（易離為雉注取其有文章）小雅有集維鷮即鷮雉也簡兮右手秉翟即翟山雉也斯干如翬斯飛即素質五彩之翬也蓋有三種云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歐公闢之曰夷姜者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附鄭者謂作詩

時未為汲娶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耳然則鄭說何可據也烝父妾淫子婦皆是禽獸之行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詞今鄭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適相當乃是刺昏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也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昏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毛鄭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當已然以為刺夷姜宣姜則宣姜寵而夷姜縊二夫人既不同時欲以一詩刺之理既難通且此詩通篇皆比無一語直陳其事何以定此之為刺宣公彼之為刺夫人乎歐以首章刺宣公烝淫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濟盈不濡軌與宣公貪于淫惡身蹈罪惡而不自知雉鳴求其牡興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三章言宣公曾庶
人之不若末章刺夫人曾行路之人不若 范逸齋專以
夫人為宣姜 云說者以詩要而取之故知為夷姜此求壯之過也父妾
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諡而
為宣姜明衛人以宣姜為夫人矣 觀君子偕老及鶉
之奔奔二詩宣姜固自以為夫人衛亦以宣姜為夫人
矣但經言雉鳴求其牡則誠不切宣姜耳朱傳泛指為
淫亂之人既曰淫亂則皆非匹而求匹者矣況牝雞雄
狐古語本相通何必拘以為異類相求耶夫古人作詩
必從其類經文明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可知詩人所

刺必是當時士庶之有淫亂者故陳此禮以諷之若刺君與夫人而陳士禮尊卑既隔體製自別徒為迂濶之說未見親切之義賦詩必類作詩乃不類若是耶則朱傳為得詩旨矣

葑

孔疏曰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菲也七者一物也其言須者本爾雅葑云須蓯及毛傳也蕪菁者本陸疏與方言云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也蔓菁

者本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荊州人謂之芥也而爾雅又有蕪菁也葑蓯者亦本爾雅也莞又本方言芥又本陸疏云幽州人謂之芥也而爾雅又有蕪菁之名方言又謂之蘆蘇頌圖經又謂之臺乎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劉禹錫嘉話錄謂之諸葛菜諸葛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食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迴則易尋采五也冬有根可劚食六也本草謂之九英松又謂之雞毛菜共十有三名皆即此詩之葑也方言又云小者謂之辛芥紫者謂之蘆菔埤雅亦言蕪菁似菘而小俗謂之蔓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

一名蒓菜 陶隱居亦言蔓菁與蘆菔相似皆混蕪菁為蘆菔王伯厚馮嗣宗辨之矣郭注方言以葑為今菘菜陸德明又譏之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矣陳長發以李氏綱目為據指為大頭菜大抵葑實菘類在南為菘在北為蕪菁菘惟葉可食蕪菁根葉皆可食蕪菁既可食根故揚陶鄭陸誤以為蘆菔耳且据農政全書則菘未嘗不宜北蕪菁未嘗不宜南据本草則土地所宜南之菘北之蕪菁不可移植今南方絶少蕪菁北方亦鮮菘菜故諸儒

之生於南北者立說多異且又考葑既為蕪菁蔬之最有益者故禹貢荆州貢之周禮醢人菹之漢桓帝詔民種以助食急就章云老菁蓑荷冬日藏老杜詩云冬菁飯之半皆言其美也鄭箋乃謂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根惡時棄其葉不知葑之根果於何時惡乎驗今南方之菘既與菘形味各別而蘆菔有二種有紅有白其白者五月收子後其根乾枯名地栝樓可入藥而不可食殆謂是歟然根枯時久無葉之可采矣呂記朱傳

俱從鄭何未細審耶名物疏錢氏云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如此解下體最切而確

厚短者為蕪菁

埤雅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濶

菲

孔疏云菲非也芴也蔓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

考爾雅曰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又曰菲蔓菜郭注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是郭以芴與蔓菜為兩物也其氏注爾雅兩處俱引此詩而陸璣云菲似蔓

是也三曰英荼鄭出其東門瘞鬻鴰鶌是也此即蕱荼陳氏
謂荼與蔘有六異苦菜生於秋歷冬經春得夏乃成本易
通卦驗蔘則春生而秋萎一也苦菜以四月秀月令蔘則華
於秋二也苦菜葉似苦苣本草衍義斷之有白汁陸疏蔘葉狹
小無白汁三也苦菜花黃似野菊邢疏蔘花成穗而長色
紅白四也苦菜味苦邢疏蔘味辛五也苦菜一花結子一
叢形如筒萵子蔘子大如胡麻子赤黑而尖扁六也二家
之論甚當然則苦菜可食故內則濡豚包苦儀禮鉶羹

羊苦月令以之紀時周書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
更藉以覘賢才之隱見不可與參花為類明矣良耜以
之荼為委葉乃草也故
與水草之蓼並除之也陸佃又合苦菜茅秀為一亦誤
耳

蓼

蓼字毛鄭孔皆無訓呂記引本草陶隱居注云蓼味甘
温主利肝氣和中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朱傳曰蓼甘菜亦
用陶義也考爾雅言蓼者四曰萋蓼實注蓼子味甘邢疏引

陶語及此詩為證固別錄中菜部上品之薺亦即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與濟大水也與師曠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之薺也曰薪莫大薺注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一名蔖薪一名大戴一名馬辛又曰芦蔗注薺芦也又曰蕳音典蓴蔗注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蔗芦本草以為似人參蓴蔗本草以為子黃細詩之薺也鄭漁仲以此薺為薺芦陳藏器又以大薺為蓴蔗皆失詳考而李氏綱目至苦其味亦殊皆非此

雅所稱皆是蓘特以形異而別其名歟釋家取其
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主草學者亦宜知
之

涇以渭濁

涇水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笄頭山至涇州又東南
至西安府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地里
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岸頭山東南至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渭水源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漢首陽縣鳥鼠山西北谷流逕鞏昌府秦

州又經鳳翔府寶雞縣至岐山縣入西安府武功縣北興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華陰縣界入河地里志東至京兆府司空縣入河是二水之源異而流合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斯亦宇宙之至奇也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孔疏云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間而善惡別朱傳皆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也呂記載程子云涇濁而渭清令涇反渭為濁濕濕清貌視于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不泣自濕濕以言其惑而不

古今山州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又水經黎陽縣今廢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三里

也則毛說有據然水經注又以泥中在魏濮陽縣治水經注云式微黎侯寓於衛是曰跨河東逕黎陽故城注云世謂黎侯城黎侯寓於衛詩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城汚下城居山阜

曹學佺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於此徐敞弦謂中露今屬山西泥中亦必有說又云黎國在潞安府黎城縣

馮嗣宗又謂黎縣即廢臨河縣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衛泥中邑即此地也中露古人所未詳諸說紛紛未有確

不盡廢毛傳焉可

萬舞

毛傳曰以干羽為萬舞鄭箋曰萬舞干舞也孔氏信鄭云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而舞大夏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之且此萬舞并無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章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失之矣呂氏從毛曰萬者二舞總名也干舞者武舞別名也籥舞者文舞別名也文舞又謂羽舞鄭據公羊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去

籥焉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獨言武舞不及文舞耶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宮亦不應獨用武舞考劉炫左傳說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固與鄭說同然尚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孔安國曰舞文舞於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干舞亦為文舞也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異義公羊說云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則又以萬舞專為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入用籥

及姊是姑姊二人同嫁庶其矣又昭公二年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嫡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既合言遺姑姊妹則嫡嫁而姑姊妹俱可為媵明矣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人若姑姊不可從媵此詩之序既云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又安得有姑姊尚未嫁而在家者乎更安得有姑姊反以父母在而可歸在家者乎顧氏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

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嫌者矣朱傳為人指斥深矣得此一助為功不淺若夫此詩之作或以為宋桓夫人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或以為邢侯夫人錢天錫據詩言干山在周為邢國也則經傳無明文誠不必穿鑿也

彤管

左傳定公九年引詩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管之彤者毛傳曰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鄭箋曰彤管赤管也赤

管煒煒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前漢董仲舒傳答牛亨問曰史臣心記事也 後漢皇后紀論曰古史形管記功書過 杜氏左傳注云女史誨之所執也 古說相承皆即以為筆歐陽公始疑之曰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何得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 范氏和之曰古人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筆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後始有竹簡寫之說 朱子遂云彤管未詳何物矣間嘗稽諸載籍筆之所從來者遠爾其見於經者曲禮曰史載筆注筆謂書具之屬是也 疏云不言簡牘

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則自有書契以來即已有筆不獨創始於秦矣況乎黃帝之硯周公硯銘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汚白黃帝得玉而篆曰帝鴻氏之硯周公之硯晉靈公之硯如蟾蜍腹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邊老君之墨老君容五合水孔子之墨陸士龍夫子墨祝曰孔子之墨居景室中與五老叟共譚天地之數撰經書十萬言有溪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壺中有墨汁狀如淳漆以寫經蔡倫以前之紙後漢書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繒帛者謂之為紙四者相須而利用久矣何獨疑於筆乎老杜曰老塵彤管筆義亦取此意古稱青史取殺青為義女史所執管加彤色故曰彤

管云

桑中篇一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夫曰刺奔則非奔者自作乃詩人見此奔者而刺之耳呂東萊作讀詩記依序立說朱子既作書以爭之及東萊歿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又書其後以辨之平日與門人論議甚詳而詩序辯說辨駁尤力馬貴與謂淫詩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左傳季札觀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存焉則諸詩皆雅樂

葉皮青似桐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是作琴瑟者四種陸佃譏陶說云梧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瑟岡桐子大有油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瑟者皆以白桐為爾雅榮桐木之桐郭注爾雅則以為梧桐如衍義說似郭為當蘇頌謂是已而與羅願皆以白桐為爾雅榮桐木之作琴瑟者岡桐也而二陸及嚴粲俱以為白桐則從衆矣蘇又謂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華似椿葉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蜀本注云上等清漆色黑如墨若鐵石者好嫩黃若蜂窠者不佳而說文云泰木汁可以鬃物象形泰如水滴而下則其字本作泰

邱城西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商都實有景山故詩傳遺說劉敞名與商頌陟彼南山同朱子嘗以或說為是但京爾雅非人為之邱絶高為之京在鄭不在衛故毛氏釋京亦不據以為說耳若測景之事上章揆之以日是其事也何必復言之乎本章升字降字相應上四句皆升虛以望之事觀于桑始降而觀之測景用八尺之臬樹於所平之地中央不在山亦不在邱也況在漕虛之上烏能測楚邱之山與邱乎毛傳不可易矣

不直哉是人也其心玄實而淵深朱傳曰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則以人為斯人空指文公之身言也黃櫄曰匪直也蓋其詩人語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為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淵深所以能治國家是以人為為人實指文公之行言也許白雲從朱傳云匪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為觀美之直或又疑朱傳合二句為一句文義迂滯且駟牝三千皆秉心塞淵之所致不應將秉心句劃斷要之四說皆通若以上四句為文公之勤於人而謂

非但於人如此其秉心塞而淵黓致駟牝之三千則嚴意尤勝矣

四之五之六之

毛傳曰驂馬五轡孔云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次章加一驂馬蓋一轡故言五之也三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言六之也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也箋曰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毛指馬之轡言鄭指見賢之數言毛說太迂鄭說明快但四之五之繫連良馬之下當指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孔晁之述毛皆謂作者歷言三王之法王基云商頌曰八鸞鏘鏘是殷駕四不駕三也孔穎達云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布乘黃朱馬以引重在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以一馬驂之偏而不調矣朱子謂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固為圓通程子謂馬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意之益加也李樗曰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則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無已竊考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

則何如据經言緑竹直以為緑色之竹虛節清和實可以比君子乎

考槃篇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辨之明已而説者謂賢者不樂仕於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終身則時君之棄賢可知是即刺也夫賢者退處固衛之所以日替也而是詩則但述賢者隱處山谷高舉遠引而自樂其樂無慕乎人爵之貴初不及

不進則以軸為進當取諸斯范氏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嚴氏曰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於隱處之義得矣而未見自樂之意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得之謂則於自樂之意合矣呂朱皆從之而謂之不行與毛正相反張氏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斯義最勝蓋輪轉而軸不轉軸不轉而輪實賴以轉眞能不為世轉而能轉世者故曰碩人

芄蘭篇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曰惠公

老能逆王命夫豈柔弱者哉據郭氏爾雅注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氏疏曰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緑色而厚摘之有白汁出食之甜脆鬻而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俱以苑蘭為蔓生蔓生之物體微而善附意衛之人有年少輕肆本無才能而諂諛自貢慢侮老成及任以事而不克勝也故詩人刺之不必牽涉惠公而此詩之訓誡深矣

容遂悸

毛傳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
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　以韘為玦禮固未有
明文以韘為沓禮豈有明文耶說文云韘射玦也所以
拘弦以象骨韋絲著右巨指許實漢人在康成前與毛
合而說最古當不謬也又驗今人善射者玦則時帶且
不妨於日用沓已不復用古人即用沓亦必射時始
用若平居三指著沓則此手將何所為耶且亦不足以
飾觀是當從毛

河廣篇

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曰刺時必加詩人以
訕上之罪未知何意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諸侯
從王致伐者惟見於魯桓五年之一役乃以二百四十二
年絶無而一見之事不免於刺聖人復録之以示戒則
亦曰捷一僕之意矣且伐鄭者可刺將鄭之見伐者其
武烈反可美歟公羊傳曰從王伐鄭正也胡氏傳曰三國以兵會伐其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及則堂家氏曰書三國從王明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責齊宋魯大國之不從王者也皆以從王為正孔氏不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齊桓之遺戴也外傳之所與齊語曰衛人出盧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齊桓之遺文也衛人思齊桓之大功思欲報之而不能也後儒多從之即朱子讀尊孟辨亦用序說後以齊桓之惠不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以為報因疑為男女相贈答之詞然曰匪疑者非必然之論也考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齊桓雖霸未可言上衛國再造不可言下序說誠有附會而聖人何取此男女贈答之詞

不木者為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為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是木桃木李乃木瓜之屬而品不同也徐安道則謂瓜有瓜迭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李迂仲取陸說呂東萊取徐說信如徐說木瓜固一物之名而木桃木李即是桃李詩人以意加一木字耶不知詩人之意言施者雖漸薄而報者不可不加厚故由木瓜而木桃木李其品漸下而瓊琚瓊瑤瓊玖其品漸美也毛云琚佩玉名

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是其意以為詩人自降之也歐說同范云書止文侯之命而復錄謂教令不足行也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謂正朔不足加也書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謂雅頌不足興也蘇說同鄭云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于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夫春秋之義尊王為貴豈有王朝作為雅詩而夫子反降之為國風乎范說固不足信詩人之作為風為雅腔調既各不同而因時感事發舒性情合乎風之體者為風合乎雅之體者為雅風雅俱為六詩之一體非降之而為風升之而為

樵謂稷苗似蘆而未可食朱子據陶以立傳云黍穀名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文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名苗似蘆而稷二物似差互今若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二字如此恐得其實許謙据鄭以駁朱云黍文黍陳長發曰集傳所稱乃今之蘆粟非黍也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性粘陸穄書曰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粱為粟矣而黍稷既相似稷可言似蘆黍何不可言似蘆乎要其辨之詳者莫如雷禮所輯眞定府志黍貴疏云少牢特牲士之祭禮有黍明黍是貴也周頌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而稷賤也孔疏王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

道而詩人美之也仕於伶官則如簡兮之碩人是也安分樂道又有考槃衡門之志焉初無傷感朝廷之心亦無朋儔招隱之情也或疑古之伶官多用瞽矇所謂樂工必盲也不知此君子者果盲者乎抑不盲者乎果盲也為伶官之職其常也非擇而取之也若其不盲何得以不盲為盲乎夫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其職不可言賤（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也）其分亦未易盡也而其屬亦各有所司意古之作

毛傳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曰由從也君子禄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傳以房為樂名箋以房為地名二說不同以為樂則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也以為地則路寢之下小寢之内是也孔疏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無左右房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然惟作樂於房故其樂名房中之樂二家又未始不相成也郝氏謂二南與鹿鳴諸篇合作於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不知堂上之樂

二南與鹿鳴諸篇合作而房中專奏二南未始不可特天子諸侯之樂官各有定數所執各有定器所立各有定位舞於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也出入于學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也素相嫺習無容亂次今左手執簧右手招友不成體統朱子以房為東房是人出入處據盧陵李氏說云堂屋次棟之架謂之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大夫果有房也而從朱者蓋鮮若從釋名云房旁也在堂西旁也則以為堂旁之房而已

采葛篇

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考桑弘羊之於霍光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皆候出沐日以行其間而汲黯不願之郡京房不敢離左右誠恐一日不在朝廷而讒人得乘隙以入也鄭說實非無理左傳魯桓公十年即桓王之十九年也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是桓王時果有讒譖之人也但詹父之辭得直虢仲之譖之

必私情然也

丘中有麻篇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胡氏所引五家毛也曹也李與蘇嚴也皆序說也當宗毛傳毛氏曰留大夫子嗟字也孔氏申毛曰下云彼留之子與易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留為氏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無確証故後人多異說歐陽永叔曰子嗟子國獨留於此而不見用張南軒曰丘中有麻可以留子嗟而不他適皆不

此與段昌武所引陳氏之說相同則子嗟有考槃衡門之志而詩人有杕杜緇衣之好也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致愛慕此又與遵大路之義同也皆不若毛說之有據而大旨不甚相悖也朱子以詩語不莊斥為淫奔許白雲從之而義稍別許云嗟非其人之字嗟特嗟嘆語爾以三章之子可見子國則其所私之人上下兩章則異其文也按嗟而咨嗟之意來范逸齋則以子嗟作歎詞本程子窮苦子嗟子國為兄弟聖人何取此淫婦之留人而錄之乎夫淫心生於佚蕩節於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故朱子仍作疑詞而不決夫

可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因謂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程子亦言三英者素絲五紽之類是衣服制度之節然未詳其制李迂仲引鄭氏說謂英者裘紃出縫綫之飾衽則有三故曰三英段昌武引曹氏說謂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縫三者其數也錢公永引古訓云素絲以英裘則五紽三英其義實同但古用五而鄭用三制各有異耳是皆以英制實有三故曰三英也然召南之羊裘既以五紽見其節儉而鄭

俗之淫侈何以英之飾反止於三耶吕東萊引范氏說謂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則是三英仍舊五紽也然經文言三何以知其為五乎況召南之五紽五緎五總皆言縫之有五耳變文以協韻並非有三種制度何以鄭人據此以作詩如後人之引用古典耶然則三英之義何說之從曰從毛而已矣毛公去古未遠師傳有自其以三英為三德當非臆說皐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此詩美卿大

夫故以三德言之而三德者即九德中之三而不必鑿指為何德耳又漢唐之說皆以三章次句指古之君子言歐陽以三英為裘飾則三章俱當指裘言朱傳首章既以如濡為潤澤又云直順也侯美也韓云侯美也毛云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君也鄭云君者正其義為複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不言裘而言豹矣復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仍指人言轉折頗多不若古注之直捷則三英益當從毛

遵大路篇

瑀皆是石次玉也又漢書輿服志云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為之亦佩玉名矣且朱子初說云璜如半壁係于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衝牙如牙以為如大珠則非眞珠而以白玉為之形圓如珠耳及著集傳以為大珠者本五經纂要以琚瑀為白玉及大戴禮注云赤曰琚白曰瑀三禮圖云蒼珠為瑀然如朱說瑀中既貫中組又貫衷係珩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非徑寸者不能夫徑寸者豈易得乎此詩曰士曰女躬親

璧而中圓孔其說亦異考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孔氏歷引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列女傳云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以申之且言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是原不定此五者為一器之用成一器之名也且大戴禮保傅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蚍蚳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月令童句言有琚瑀韓詩傳止有蔥珩雙璜衝牙三物也又如玉藻言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欲與山有扶蘇之後序相移王安石即從本序以責忽
黃櫄頗為原情之論呂祖謙之說於理彌近於詩益遠
夫忽經羅織鍛鍊之已成幾無所逃其責矣朱子大為
昭雪之不遺餘力而集傳定為淫奔之詩後人復多異
議今考左傳魯桓公三年文姜已歸魯六年傳曰公之
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及
其敗戎師也齊
侯又請妻之杜注云欲以他
女妻之則鄭說鄭荅張逸問曰
當時佳耳後乃
有過或者早
嫁不至於此固不足信孔李諸家謂詩所詠齊女之賢
非文姜者是已但女之賢不見經傳不知嫁作誰家婦

亂之日也諸儒欲望援於是人何不論世耶諸儒特以桓十一年傳祭仲之言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為據耳然左氏於忽多恕詞諸儒責之太甚矣噫世路險阻人情反覆董叔繫援范氏而得繫援劉德鰓雋不疑辭昏霍氏而卒免難禍福無常惟人所召不自立而倚人可乎哉然則詩之孟姜不過取其貴姓如桑中衛門云爾若果僖公女文姜則序不得謂之賢若為他女則經不當稱為孟矣倘為淫婦又豈敢盛飾安驅昭彰若是乎竊意此夫

人也既不以子都為射潁考叔之子都則子充更不必求其人以實之矣

扶蘇荷華

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孔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是毛氏此傳仲達猶未有以知之陸璣疏亦無其名呂記朱傳俱用毛傳而已誠難明其為何木矣荷華之名詳於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遮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薏　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郭璞曰蔤莖下白翦

扶蘇隰宜有荷華例之則扶蘇雖小當亦為佳木

橋松游龍

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常生松固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本史記其種有二惟五葉者結子本花木考毛傳釋松云松木也而不釋橋王肅述毛以為高則與喬同義也釋文本亦作喬鄭作槁枯槁也鄭以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此實破字不可從毛傳曰龍紅草也考爾雅曰龍天篇郭璞以為未詳又曰紅龍鼓其大者鶣郭

有患而憂之深也

褒裳篇

序曰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

正之考春秋魯桓公十一年經書突歸於鄭穀梁曰突

賤之也胡傳曰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又

書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

無貶穀梁曰鄭忽者鄭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是則突

當已王安石從之而吕記朱傳俱從鄭考釋文曰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鄭說有本而文義較順然毛氏之師傳有自而意味深長不可盡廢此詩既刺學校廢自當責其學業之不習非徒朋友相思之常以音問為言也下章不來謂不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末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也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

鄭國之淫亂而被棄之女盡著喪服將守節以終老乎
此詩當宗朱傳釋經如雲從毛毛云如雲衆多也鄭
西南北心無定匪我思存毛云思不存乎相救急鄭云
此如雲者如其從風東
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綃衣綦巾毛云綃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
也鄭云綃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從鄭如
荼毛云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採毛鄭而實本
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漢書注漢志云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言奇麗
白如荼也師古曰言美女顏貌如茅秀之柔
也料酌盡善矣

野有蔓草篇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以為淫奔者自述之詞此篇是叙事體以為自序可以為詩人述之亦可但玩後序亦屬講師附益蓋人淫蕩之心每生於安逸敬姜所論信不誣也今既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則自已夫妻且不相保尚何暇別圖快樂之事鄭之淫風大行據前漢地里志云鄭地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以為風土使然要亦上之教化不明故爾豈因男女相棄而然耶又據韓詩傳曰三月

也牡丹第一 考花木一名
埤雅云 有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為貴
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鋋生中岳川
谷及丘陵本 第而建寧尤極精好建
紅紫五葉似牡丹 記 寧春生紅芽作叢 莖上
高纔長一二尺 夏開花有白紫數種根亦
如牡丹而小 秋採根有赤
白二色 圖經 朱子云三月開花則與埤雅
聲傳後十五 曰芍藥榮于仲春
日芍藥榮是也 華于盖夏傳曰驚
亦不合云

詩疑辨證卷二